

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數一

寶志 史溥 耿詢 尉遲敬德 魏徵 婁師德 王顯 張寶藏 授判冥人官 王無礙 宇文融 路潛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杰 崔元綜 蘇味道 盧崇道 劉仁軌 任之選

寶志

梁簡文之生，志公謂武帝：「此子與冤家同年生。」其年侯景生於雁門。亂梁，誅蕭氏略盡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史溥

陳霸先未貴時，有直閣史史溥，夢有人朱衣執玉簡，自天而降。簡上金字書曰：「陳氏五世，三十四年。」及後主降隋，史溥尚在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耿詢

隋大業中，耿詢造渾儀成，進之。帝召太史令袁克。少府監何稠等檢驗。三辰度數，晝夜運（「運」原作「不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轉，毫釐不差。帝甚嘉之，賜物一百段，欲用為太史令。詢聞（「聞」原作「問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之，笑曰：「詢故未得此官，六十四五，所不論耳。然得太史令即命終。」後宇文化及篡逆，詢為太史令。詢知化及不識，謀欲歸唐，事覺被害，時年六十五。觀詢之藝能數術，蓋亦張衡、郭璞之流。（出《大業拾遺記》）

尉遲敬德

隋末，有書生居太原，苦於家貧，以教授為業。所居抵官庫，因穴而入，其內有錢數萬貫，遂欲攜挈。有金甲人持戈曰：「汝要錢，可索取尉遲公帖來，此是尉遲敬德錢也。」書生訪求不見，至鐵冶處，有煅鐵尉遲敬德者，方袒露蓬首。鍛鍊之次，書生伺其歇，乃前拜之。尉遲公問曰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某貧困，足下富貴，欲乞錢五百貫。得否？」尉遲公怒曰：「某打鐵人，安有富貴？乃侮我耳！」生曰：「若能哀憫，但賜一帖，他日自知。」尉遲不得已，令書生執筆，曰：「錢付某乙五百貫。」具月日，署名於後。書生拜謝持去。尉遲公與其徒，拊掌大笑，以為妄也。書生既得帖，卻至庫中，復見金甲人呈之。笑曰：「是也。」令係於樑上高處。遣書生取錢，止於五百貫。後敬德佐神堯，立殊功，請歸鄉里。敕賜錢，並一庫物未曾開者，遂得此錢。閱簿，欠五百貫，將罪主者，忽於樑上得帖子。敬德視之，乃打鐵時書帖。累日驚歎，使人密求書生，得之，具陳所見。公厚遣之，仍以庫物分惠故舊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魏徵

唐魏徵為僕射，有二典事之。長參時，徵方寢。二人窗下平章，一人曰：「我等官職，總由此老翁。」一人曰：「總由天上。」徵聞之，遂作一書，遣由此老翁者，送至侍郎處。云：「與此人一員好官。」其人不知，出門心痛。憑由天人者送書。明日引注，由老人者被放，由天人者得留。徵怪之，問焉，具以實對，乃歎曰：「官職祿料由天人者，蓋不虛也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婁師德

唐婁師德為揚州江都尉，馮元常亦為尉，共見張罔藏。罔藏曰：「二君俱貴，馮位不如婁。馮唯取錢多，官益進。婁若取一錢，官即敗。」後馮為濬儀尉，多肆慘虐。巡察以為強，奏授雲陽尉。又緣取錢事雪，以為清強監察。婁竟不敢取一錢，位至台輔，家極貧匱。馮位至尚書左丞，後得罪，賜自盡。婁至納言卒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王顯

唐王顯，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之舊，每掣禪為戲，將帽為歡。帝微時，常戲曰：「王顯抵老不作繭。」及帝登極而顯謁，因奏曰：「臣今日得作繭耶？」帝笑曰：「未可知也。」召其三子，皆授五品，顯獨不及。謂曰：「卿無貴相，朕非為卿惜也！」曰：「朝貴而夕死足矣。」時僕射房玄齡曰：「陛下既有龍潛之舊，何不試與之。」帝與之三品，取紫袍金帶賜之，其夜卒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張寶藏

貞觀中，張寶藏為金吾長史。（原本無「史」字，據明抄本補。）常因下直，歸櫟陽。路逢少年收獵，割鮮野食，倚樹歎曰：「張寶藏身年七十，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，可悲哉！」旁有一僧指曰：「六十日內，官登三品，何足歎也！」言訖不見。寶藏異之，即時還京。時太宗苦於氣痢，眾醫不效，即下詔問殿庭左右，有能治此疾者，當重賞之。時寶藏曾困其疾，即具疏以乳煎葷撥方。上服之立瘥。宣下宰臣，與五品官。魏徵難之，逾月不進擬。上疾復發，問左右曰：「吾前飲乳煎葷撥有效，覆命進之，一啜又平。因思曰：「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，不見除授，何也？」徵懼曰：「奉詔之際，未知文武二吏。」上怒曰：「治得宰相，不妨已授三品官。我天子也，豈不及汝耶？」乃厲聲曰：「與三品文官，授鴻臚卿。」時正六十日矣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授判冥人官

唐太宗極康豫。太史令李淳風見上，流淚無言。上問之，對曰：「陛下夕當晏駕。」太宗曰：「人生有命，亦何憂也！」留淳風宿。太宗至夜半，上奄然入定，見一人云：「陛下暫合來，還即去也。」帝問：「君是何人？」對曰：「臣是生人判冥事。」太宗入見，判官問六月四日事，即令還，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。淳風即觀玄象，不許哭泣，須臾乃寤。至曙，求昨所見者，令所司與一官，遂注蜀道一丞。上怪問之。選司奏：「奉進止與此官。」上亦不記，旁人悉聞，方知官皆由天也。

王無礙

唐王無礙，好博戲，善鷹鷂。文武聖皇帝微時，與無礙捕戲爭彩，有李陽之宿憾焉。帝登極，礙藏匿不出。帝令給使，將一鷄子於市賣之，索錢二十千。礙不之知也，酬錢十八貫。給使以聞，帝曰：「必王無礙也。」遂召至，惶懼請罪。帝笑而賞之，令於春明門，待諸州庸車三日，並與之。礙坐三日，屬灞橋破，唯得麻三車，更無所有。帝知其命薄，更不復賞。頻請五品，帝曰：「非不與卿，惜卿不勝也。」固請，乃許之。其夜遂卒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宇文融

劉禹錫曰：「官不前定，何名真宰乎？」永徽中，盧齊卿卒亡。及蘇，說見其舅李某，為冥司判官，有吏押案曰：「宇文融合為宰相。」舅曰：「宇文融豈堪為宰相？」吏曰：「天曹符已下，數日多少。」即由判官。」舅乃判一百日。既而拜宰相，果百日而罷。（出《嘉話錄》）

路潛

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綦連輝事，於新開推鞠，免死配流。後訴雪，授睦州遂安縣令。前邑宰皆卒於官。潛欲不赴，其妻曰：「君若合死，新開之難，早已無身。今得縣令，豈非命乎？」遂至州，去縣水路數百里上。寢堂西間，有三殯坑，皆埋舊縣令。潛命坊夫填之。有梟鳴於屏風，又鳴於承塵上。並不以為事。每與妻對食，有鼠數十頭，或黃或白，或青或黑。以杖驅之，則抱杖而叫。自餘妖怪，不可具言。至一考滿，一無損失。選授衛令，除衛州司馬，入為郎中，位至中書舍人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甘子布

周甘子布，博學有才，年十七，為左衛長史，不入五品。登封年病，以驢輿強至岳下，天恩加兩階，合入五品，竟不能起。鄉里親戚來賀，衣冠不得，遂以緋袍覆其上，貼然而終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李迥秀

李迥秀為兵部尚書。有疾，朝士問之。秀曰：「僕自知當得侍中，有命固不憂也。」朝士退，未出巷而薨。有司奏，有詔贈侍中。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狄仁杰

唐狄仁杰之貶也，路經汴州，欲留半日醫疾。開封縣令霍獻可追逐當日出界，狄公甚銜之。及回為宰相，霍已為郎中，狄欲中傷之而未果。則天命擇御史中丞，凡兩度承旨，皆忘。後則天又問之，狄公卒對，無以應命，唯記得霍獻可，遂奏之。恩制除御史中丞。後狄公謂霍曰：「某初恨公，今卻薦公，乃知命也，豈由於人耶？」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崔元綜

崔元綜，則天朝為宰相。令史奚三兒云：「公從今六十日內，當流南海。六年三度合死，然竟不死。從此後發初，更作官職。後還於舊處坐，壽將百歲。終以餒死。」經六十日，果得罪，流於南海之南。經數年，血痢百日，至困而不死。會赦得歸，乘船渡海，遇浪漂沒，同船人並死。崔公獨抱一板，隨波上下。漂泊至一海渚，入叢葦中。板上一長釘，刺脊上，深入數寸，其釘板壓之。在泥水中，晝夜忍痛呻吟而已。忽遇一船人來此渚中，聞其呻吟，哀而救之，扶引上船，與踏血拔釘，良久乃活。問其姓名，雲是舊宰相。眾人哀之，濟以糧食，隨路求乞。於船上臥，見一官人著碧，是其宰相時令史。喚與語，又濟以糧食，得至京師。六年之後，收錄乃還。選曾以舊相奏上，則天令超資與官。及過謝之日，引於殿庭對。崔公著碧，則天見而識之。問得何官，縣以狀對。乃詔吏部，令與赤尉。及引謝之日，又赦與御史。自御史得郎官，思遷至中書侍郎。九十九矣，子姪並死，唯獨一身，病臥在床。顧令奴婢取飯粥，奴婢欺之，皆笑而不動。崔公既不能責罰，奴婢皆不受處分，乃感憤不食，數日而死矣。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蘇味道

蘇味道三度合得三品，並辭之。則天問其故，對曰：「臣自知不合得三品。」則天遣行步，視之曰：「卿實道今得（「道今得」明抄本作「得不合」。）三品。」十三年中書侍郎平章事，不登三品。其後出為眉州刺史，改為益州長史，敕賜紫綬。至州日，衣紫畢。其夜暴卒。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盧崇道

唐太常卿盧崇道，坐女婿中書令崔湜反，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，俱流嶺南。經年，無日不悲號，兩目皆腫，不勝淒戀，遂並逃歸。崇道至都宅藏隱，為男娶崔氏女，未成。有內給使來，取克貴人。崇道乃賂給使，別取一崔家女去。入內事敗，給使具承，掩崇道，並男三人，亦被亂捉。敕杖各決一百，俱至喪命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劉仁軌

唐青州刺史劉仁軌，知海運，失船極多。除名為民，遂遼東效力。遇病，臥平襄城下。褰幕看兵士攻城，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。叱之不去。仍惡罵曰：「你欲看，我亦欲看。何預汝事？」不肯去。須臾。』城頭放箭，正中心而死。微此兵，仁軌幾為流矢所中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任之選

唐任之選，與張說同時應舉。後說為中書令，之選竟不及第。來謁張公，公遣絹一束，以充糧用。之選將歸至舍，不經一兩日，疾大作。將絹市藥，絹盡，疾自損。非但此度，餘處亦然。何薄命之甚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